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

古者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信庶人謗商旅于市以至在御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居寢有暬御之箴皆所以救過而懲慾弼違而縫闕周旋顧省夙夜祗慄然後安處民上而臻乎叡聖者也然

臣之事君守死無貳進有盡忠之訓退有後言之戒至於獻可替否有犯無隱批逆鱗而靡憚納苦言而罔懈勤勤懇懇以規其失者蓋其分焉三代而下方牘所記忠賢餘烈可得而徵也乃有揚搉治道敷引往昔形於論述言之有味以至切問近對援理以悟上心因類取譬指事以箴時病內發於悃愊外著於話言純誠篤至嘉猷灼叙其或有所感動申其規益濟世成務納君於善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斯之謂矣

殷祖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聽之謂雊鳴

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曰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於肜日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乃訓於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言不改脩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嗚呼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周家父為大夫誦節南山之詩以諫幽王

富辰為大夫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疎推恩以行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

國在河内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内野王縣西北有邘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縣期思縣西南平昌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貌韡韡光明貌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

雖不和猶宜外捍異族之侵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如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

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又王子帶奔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名大叔（富辰周大夫叔王子帶）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

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王悦王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之也

漢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帝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

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嘗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又為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厠岸之邊側也時慎夫人從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北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帝自倚瑟

而歌倚瑟即今之以歌曲合也意悽愴悲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賈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也立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蕃翰

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蟲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蘄謂芟刈也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

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日上東門畢以為王畢猶盡也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悉盡也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郪以北著之河新郪潁川縣也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包取也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從誼言可二世安耳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少年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帝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後爾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也悖惑陛下幸

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此厲王無罪漢枉殺之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事見春秋傳利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言與仇人俱滅也靡碎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言漢之勝黥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

劄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剌吳王荊軻剌秦皇事見春秋傳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願陛下少留計

賈山為頴陰侯騎謂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

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離宮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高數十仞（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

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

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以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知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

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能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承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餲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為備祝以視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

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

騁弋獵之娛天下無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三二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禄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

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貎正顔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廏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疋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下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

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定明堂造大

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日為五日今欲以定制度循其古法特云用夏歲二月也

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有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慼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主父偃齊人上書闕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貴也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之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

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黃腄二縣名也竝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河北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

相望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帝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

性固然來侵邊境而毆掠人畜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羈縻待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分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分秦之末世然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曽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也）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繇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分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分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

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繇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分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内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分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

身爲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分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分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引遊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

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久也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文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侔等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事也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

成奚何也征而不服哉

嚴安者臨淄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廢置也可易則易之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令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奏節飾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贍足也民離本而

儌末矣儌要求也末不可徒得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也競也矯偽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範謂為之立法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懼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順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蕃多也遂

成也字生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輔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政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胄生蟣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虡懸鐘者也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言天下以戰國之苦逢聖明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謟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河北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

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能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及秦皇帝没天下大畔陳勝吴廣蜂舉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吴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

非長官之吏長官謂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長進益也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子謂養之如子行無窮之欲甘

心怏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境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拏相連引也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鍛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帶脇諸侯帶者言諸侯之郡守譬若佩帶帶謂輕小也脇者謂其力足以脇人也一曰帶在其民脇房附著之義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饑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以安為騎馬令主天子之騎馬也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輙發兵擊定

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二年珠厓三縣復反後七年甘露九年九縣反輙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王商詰之曰珠厓内屬為郡久矣今皆叛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於六經之内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

言危行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武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

譯言乃通也越裳國名王充論衡作越嘗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也為楚所溺也齊桓捄其難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公五年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也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安之言何所往適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

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校謂數計也迺採平城之事追計其事故言採録冐頓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富民以攘服之攘卻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詻曰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内屬便處之欲有來入内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不欲勿強珠厓繇是罷

東方朔為郎中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帝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足履革舄（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兵木無刃（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緣也）集上書囊以為殿帷（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

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續五綵也罽織也即續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路温舒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

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

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援引也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肱股漢國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

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遏止也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鬱積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熏氣烝也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

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

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烏鴟也）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

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與天長久無窮極也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朱連傑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二

漢張敞為京兆尹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洪大也苑秘者言秘術之苑囿也宣帝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匡衡元帝世為太子少傅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

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成帝初衡又上䟽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傷哀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

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言天性已自然又當加意也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谷永為北地太守徵入為大司農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

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興起也謂起而去遠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炤下炤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城上者縣圃縣圃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五種色禾於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治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九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化五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

罔世主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洋洋美甚之貌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以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幷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黄治

祭祀事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受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人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

享周書雒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耿育哀帝時為議郎有司奏成帝趙后之罪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歷謂王季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粤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

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太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謂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徽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

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能是及且褒廣將順君務之美拯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陛下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

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也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内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楊宣為諫議大夫時王莽王仁智就國天下多冤王氏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

傷勑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
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
後漢馮衍為曲陽令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
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
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撫邊境書奏
光武將召見為尚書令王護等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建武中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
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繇乎輔佐輔佐賢明則

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患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盖善政者視俗

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觧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别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

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

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役專一已不敢以貸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畞田畞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縁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挍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朱浮為執金吾光武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有過者必見斥罷交易分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王為上為尊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别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親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黒白分明

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要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省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

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徃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按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劾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必

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郅惲為上東門候建武十七年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光武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

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班彪辟司徒王况府時東宫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逺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大顛閎夭南宫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

大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乃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宫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髪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値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愽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宫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

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鍾離意明帝永平中為僕射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絶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

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

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

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

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時

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

陳寵章帝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

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

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繇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寛陛下既即位率繇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安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於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

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臧孫魯大夫猛行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絶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正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畧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

韋彪章帝建初末為大鴻臚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斂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簡嘗歷州

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樂恢為議郎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張酺為河南尹會竇氏敗酺上疏曰臣實愚惷不及大體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

平之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謂竇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復見夏陽侯環每行忠善前與臣言嘗有盡節之心檢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為環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環封就國而已

龐參為左校直諫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

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源不休地力不復（言其乖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

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織紝織繒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讐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龎參鄧太后從之而徵鄧隲還

樊準永初中為御史中丞會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祲大祲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猶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建化

致理繇近及逺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

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鄧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陳忠為尚書安帝親政事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

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致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

言之路書奏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左雄為尚書令順帝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

泉湧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校災異以為下人有

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

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

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

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

者明加其賞書奏竝不省

張衡順帝初再為太史令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累見神明幽遠冥鑒在兹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隆休乘失致咎天道

雖遠吉凶可見近世蔡鄭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謟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常暘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

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監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繇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

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緊或察龜策之占巫覡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

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著述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虚

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徃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説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雒六蓺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衡集上事云河雒五九六蓺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膚淺近强相傅會也莊子曰竄句也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簒者義亦通也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版碧色長一尺二寸圖如日月以自炤達幽明直言宋景歷紀推之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或者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

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有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宫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虚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規諫第三

後漢陳龜桓帝時為京兆尹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畧百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䟽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臣至

駑頑器無鈆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挾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墝埆埆音覺又音確謂土薄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狐兒寡婦號哭

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徃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不困尼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育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患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

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遠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殫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致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以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寬營私之禍胡馬

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趙典桓帝時任為大鴻臚時恩德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無功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則曰擇人二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氏日亦然是不用善傳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

以存舊典帝不從

桓鸞為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賦役書奏御忤内監故不省

蔡邕為議郎初直諫靈帝好學自造黄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后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

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制羣臣各陳政要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切霹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

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絝韈音文伐切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之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

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小汙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

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祀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柴東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忌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豈謂皇居之曠

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廢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巳政外見民情是
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于朝
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
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
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
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曽不以忠信見賞嘗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詞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歴殺人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旨求原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勅政修已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樸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詔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虚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袄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

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龎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紀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職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是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

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數路謂孝廉文學之路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經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看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虚冐名氏臣每受教于聖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

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利惠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而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有以為太子舍人臣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惟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私幸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以徼寵榮爭訟怨憾洶洶道路太子官屬

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盧植為尚書靈帝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寛明近色

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禦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舉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于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橫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也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

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歳禦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納徵帝不省

孔融為少府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行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

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議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懸遠祿位限絶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行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按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絶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魏劉廙魏國初建為黄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于千載者必以遠察近智周于獨斷者不恥于下問亦欲博采必盡于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規臣才智闇淺願自比于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齊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强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賔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私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

隳是力斃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分土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厦潛思于治國廣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廣曰非但君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賈詡為大中大夫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有奪宗之思太祖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王朗文帝時為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起兵以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盜賊扶育孤弱遂使華夏復有綱常鳩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

鄙之内鷄鳴狗吠達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昇平今遠方之寇未賔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懐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廪則無餧饑之殍嫁娶以時男女無怨曠之憾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

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柔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污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

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地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鋭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于故而復循之此未易見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遠懷十年之中强壯未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毗對曰昔周文

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茍時未可庸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高柔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股肱于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無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

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得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文帝加納焉至明帝即位為博士是時禁殺鹿者身死財産没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蓄蓄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

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寛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悦豫矣又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蚤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

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計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有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也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二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

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和洽明帝時為光禄勲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
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
詔書虚謙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
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
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于
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
之術莫大于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

之用吏士豈于資食倉府衍于穀帛猶不飾無用之宮絶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省息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玩武無震古人之戒也

高堂隆為侍中明帝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致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

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四表同風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流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則九域之内可揖讓而治矣尚何憂哉苟不正其本而求其末譬猶

棼絲非理政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

蔣濟為中護軍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敝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逺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

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賜必有所易直道事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刑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蚤聞外以經意則形察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

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令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伏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

軍加散騎常侍

鍾毓為散騎常侍時蜀將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征毓上疏曰夫筴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于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遷黄門侍郎時大興雒陽宫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于城南以氊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

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
宜復關内開荒地使民肆力于農事遂施行
王肅為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
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
之行軍者也又況于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阪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
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
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便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

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論之近事則文武征權臨江不濟豈非所為順天知時通于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于是遂罷

何晏為尚書正始八年七月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習正則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

不聽逺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行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逺君子引近小人忠良䟽逺便佞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

孔晏又為散騎常侍諫議大夫正始八年十二月奏曰

禮天子之宮有斵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
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
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絶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
是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程曉齊王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
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
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

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横于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勞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逺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宗上仰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庻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

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方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謅詷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性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内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欝結而無告至使尹謨公于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

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克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效其區區亦復無益各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莫如舊選尹謨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

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于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又況姦回暴露而據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吳闞澤文帝時領中書權嘗問書傳篇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以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

全琮為吳大司馬右軍師為人恭順善于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以聖

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有疾病咸相汙染往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萬一之利愚臣有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歳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